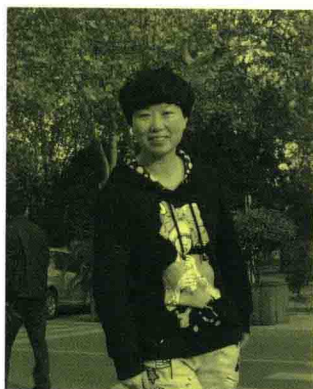




呐喊的尘埃

NAHAN DE CHENAI

宋小词◎著

撕破体面与虚伪，呈现小城市和小乡村里小人物的真实生存。



呐喊的尘埃

NAHAN DE CHENAI

宋小词◎著

撕破体面与虚伪，呈现小城市和小乡村里小人物的真实生存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呐喊的尘埃 / 宋小词著. -- 兰州 : 敦煌文艺出版社, 2015.9

(鲁迅文学院精品文丛 : 恰同学芳华)

ISBN 978 - 7 - 5468 - 1029 - 4

I. ①呐… II. ①宋… III. ①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②短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46783 号

呐喊的尘埃

(鲁迅文学院精品文丛 : 恰同学芳华)

宋小词著

出版人:吉西平

责任编辑:刘仕杰

封面设计:君阅书装

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本社地址:(730030)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

本社邮箱:dunhuangwenyi1958@163.com

本社博客(新浪):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lujiangsenlin>

本社微博(新浪):<http://weibo.com/1614982974>

0931 - 8773084(编辑部) 0931 - 8773235(发行部)

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 印张 13 字数 210 千

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~3 000

ISBN 978 - 7 - 5468 - 1029 - 4

定价:2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,并许可使用。

未经同意,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。

生命在鲁院

李一鸣

鲁院，一个神奇的所在。一个小院，隐在十里堡；一座小楼，藏于芍药居。居于大都市，却没有豪华，缺乏轩敞。但在多少作家心里，她却是殿堂般神圣，故乡般温暖。为她而来，跋涉千里；从此而去，频频回眸。一根肠子拴牢思念与向往。时间万水，空间千山，更使她成为记忆虚化、情感美化、想象幻化中的心灵憩园。鲁院，意味着单纯、纯粹、青春、美好，意味着心底最柔软的地方、文学栖居的远方。从与她结缘那天起，“鲁院”便凝为一个永不消逝的“情结”。回望，相忆，引颈，怅惘，成为离去学员定格的精神形象。

在鲁院，他们经历着思想性引领，底蕴性打造，研究性学习，创新性研讨；他们坚守着明净的价值自觉，明晰的精神秉持，滚烫的心灵追求，深沉的文学担当；他们发愤着，孜孜不倦、兀兀穷年地阅读，沉浸浓郁、含英咀华的涵泳，博考经籍、撷华摘艳的覃思，如切如磋、如琢如磨的交心，且行且思、且珍且惜的实践，投身生活、扎根实际的体验，吟安一字、拈断数须的磨练；他们享受着，思与思的碰撞、诗与诗的交融、传统与现代的对接、诊断性研究与方向性发展的融通，拒绝知识性傲慢，呈现平等性亲和，力行研究性对话，达致成长性提高。

在鲁院，他们阅读先人著作，聆听音色清晰的经典，追远溯源，捕捉远古的回音；披览当下文丛，沉潜涵泳，如鱼在水，探寻未知的秘境；清夜独坐，一桌、一椅、一笔、一纸、一键盘、一屏幕，一腔心绪，一幅剪影……

在鲁院，他们步入精神世界，感受读书写作的灵性之美。

美在品位。一个人抛却物欲，远离浮躁，沉下心，稳住神，坐得住，学得进，写得沉，不论是狂风暴雨、电闪雷鸣，还是烈焰炽炽、热风难耐，潜心攻读，养性修身，自是一种境界、一种修炼、一种品位。灯红酒绿，太醉；香车美女，太俗；追名逐利，太累；鸡毛蒜皮，太碎。只有读书写作，最好、最妙、最美！

美在享受。读书写作，拍案而起，击掌而坐，捧腹而笑，抚掌而哭，扞胸而问；为之歌、为之舞、为之泣、为之诉；找到自尊、自信、自强、自己；寻回真情、真意、真志、真理；使人生得其所、生活充实、生长快乐、生命美丽。书人默契，会心而悦，读书写作真好！

美在进向。书到用时方恨少，写到深处最有味。读自然，一朵花上见命运，蓬松白云有人生；读社会，红尘滚滚藏清明，关系交织蕴涵深；读人心，大海般喧腾，密根般纠结，一个针眼，穿过八级大风；读佳作，形象上入心，理论上入脑，全局上着眼，细微处体验，读出语言、读出情感，读出哲学，读出诗性。读书，可救急；写作，能救命！

于是，读书写作，成为他们的生存方式、生活追求、生命状态。

有一种力量，叫文学；

有一种美好，叫回忆；

有一种感动，叫青春；

有一种生命，在鲁院！

（作者为现鲁院常务副院长）

C 目录
Contents

开 屏	1
路遥遥的心事	45
呐喊的尘埃	69
太阳照在镜子上	104
血盆经	155
跋	197

开屏

1

朵，你妈摔了。老家隔壁的马叔在电话里说得急匆匆的。秦玉朵顿时一惊，问，没摔着腿吧？马叔说，腿没事。秦玉朵稍稍安慰了些，问，怎么搞的？马叔说，下雨，你妈搭梯子上屋检漏，梯子打滑，你妈就摔了，送到乡卫生院拍了片。骨折两处，肩骨和肋骨。现医生在给她绑石膏。

秦玉朵急得团团转，真是平地里添乱，单位领导正处于辞旧迎新之际，各方人马动荡不安，她屁股下的位子本就不稳，现改朝换代，万象更新，会不会把自己更掉都还另说呢，她只能认真上班，不迟到不早退，像母鸡趴窝似的把屁股下的位子趴住。这是个节骨眼，可妈竟不合时宜的骨折。哎，少不得要请假，还不知道新局长是个什么脾气，新官刚上任，就往人跟前递请假条，有不给人面子的嫌疑。又气，气妈，都什么年纪的人了，还爬高爬低，不少吃不少穿，一周打三四次电话，千叮咛万嘱咐要照顾好自己，答应得好好的，现把自己照顾得骨头都断了，还进了医院，硬是不让人省心。

她在心里打算好了，就请两天假，回去赶紧把妈接这边来，刻不容缓。这样妈照顾了，工作也照顾了，忠孝两全。

把妈接这里来，是秦玉朵一个人的主意，回去还得跟丈夫南翔说一声，得跟婆婆冯岚说一声。这比跟局长请假更让秦玉朵皱眉头。当然，他们母子不会说什么，她家就她一个独女儿，妈不能动弹了，不指望她还能指望谁。也就是你说了，他们不搭腔，一个跷着二郎腿大爷般不说话，一个双臂环抱娘娘般不吭声。沉默，但只要是不反对，就算是同意了，默许大抵就是这样。秦玉朵没指望他们能热情地伸开双臂迎接亲家母或者岳母的到来。能做到表面上的客气就算是抬举他们是宦门之家士大夫出身的了。

这个家对秦玉朵的轻视打从秦玉朵与南翔谈恋爱的时候就开始了。大四毕业那年，南翔头一次领秦玉朵进家门，在沙发上，婆婆冯岚翘着兰花指捏着紫砂小茶杯，眼睛红外线扫描仪似的将秦玉朵从头看到脚，又从脚看到头，秦玉朵在这种密不透风的扫视下，心里打鼓似的咚咚咚，腰板僵硬在沙发靠背上，一动不敢动。南翔在书房陪他爸爸聊天。客厅里无人救驾。秦玉朵急中生智地对冯岚笑了笑，讨好地笑。

冯岚也笑，问，小姑娘是哪里人？

秦玉朵说，萧市的。

冯岚问，城里的？

秦玉朵说，下面秦县的。

冯岚问，秦县县城的？

秦玉朵兀自气短，说，下面的？

冯岚还在不耻下问，城郊的？镇上的？

秦玉朵的头不自觉地低了下去，双手夹在腿缝处搓过来搓过去。客厅里安静了片刻，冯岚的声音停歇了，但脸还是望着她，那表情还没停歇，摆明了要问个水落石出，她是在等秦玉朵自己回答。好半天，秦玉朵才蚊子似地说出，我是秦县马镇乐村的。冯岚像吃了炸药似的惊道，农村的？秦玉朵的脸一下子涨红了，她是为自己的出身有点难为情，甚至自卑，但眼前这个披着貂毛披肩的老女人像是跟农村有仇似的，那声惊叫充满了对农村人的嫌弃与厌恶，很是伤了秦玉朵的自尊。一下就冷了场，然后，冯伯母客气地把水果盘往秦玉朵那边推了推，说吃桃，这

是新摘的蟠桃。这礼让是一种抚慰，只是姿态上有些趾高气扬，像天庭里王母娘娘般。秦玉朵拿了蟠桃，朝“王母娘娘”望了望，“王母娘娘”也回报了她一个笑，那笑一点点晕开，跟他们家博古架顶上供着的独山玉观音一样，有种敷衍的慈眉善目，是那种对你了如指掌洞穿内心后，旗开得胜然后在心理上又无比藐视的笑。这笑跟衙门里喊“威武”一样，一下就震慑住了秦玉朵。那天，招呼秦玉朵吃完蟠桃后，“王母娘娘”就进了书房，把秦玉朵一个人晾在了宽阔的客厅里，硬着头皮听了半个小时的中国京剧音配像之《红鬃烈马》。

头一次上婆婆家门，别说见面礼，就是饭也没吃上一顿，晚饭还是南翔带她到猪肚鸡去吃的。

城市人门槛高，何况是南公馆这样的门第。南翔爸爸南伯达是竹山区副区长，冯岚是市京剧院唱青衣的，国家一级演员，只是他们的儿子南翔不大争气，考了个纺织工业大学，二本，更不争气的是认识了来自农村的秦玉朵，还死活让人做他女朋友。那时的秦玉朵也不是你想追就能追到手的，一米六五的个子，体重才九十斤，而且她身上的骨头跟肉配合得非常好，该出肉的地方骨头绝不出风头，该骨感的地方肉绝对安分守己，这样的身材无论穿什么都玲珑有致、衣袂飘飘，头发长睫毛也长，眼睛嘛不大，但架不住那眼角往上翘啊，那一翘就跟个勾似的，勾人心魄啊，鼻子又挺，嘴巴肉肉的，要命的还是个尖下巴，皮肤也好，有红又有白，那样的女生就是一道光，走哪哪亮。才进大学门，就把大二的南翔给迷住了。头两年，秦玉朵根本就不鸟他。南翔为她弹断过两把吉他，为她喝醉过五次。后来，秦玉朵一点一滴知道了南翔的家世，才开始渐渐施给他一些青眼。南翔不到一米七的身高和一百五十斤的体重是配不上她，但是南府这样的门第她也算是高攀了，眼见得马上就要毕业了，这样的门庭解决起她的工作来，是易如反掌的。

人光长得漂亮没用，还要心孔漂亮。这是妈说的。妈最怕的就是她会红颜薄命。妈见多了没好下场的漂亮女人，她自己就是，落在农村里，受一辈子穷。妈说女人就是菜子命，落在肥处是一棵肥菜，落在瘦处是一棵瘦菜。妈还说漂亮女人没好下场，是因为她们缺心孔，头脑容

易发热，特别是感情上把握不住自己，仗着漂亮，经常贱卖给了花言巧语和甜言蜜语。甜言蜜语值几个钱？真金白银才不落虚空。妈说这些话，秦玉朵都一一捡在了心里。爸在她高二那年，死于车祸，肇事司机赔的几万块钱，妈省吃俭用供她读书，委实不易。她也没什么本事——考二本就是证明。这长相算是一种资本，她得好好利用它。“好风凭借力，送我上青云”。成为南翔的女朋友继而成为他的妻子，把根扎在这个繁华的都市里，彻底告别农民身份，这就是她的“青云之志”。

受到未来公婆的冷落算什么。秦玉朵与南翔面对面吃滚烫的猪肚鸡，照样谈笑风生，天真无邪。南翔是她手里的利器，她要好好将他拽在手里，她不能以爆竹似的脾气和任性吓跑了他。两军对垒之际，她更得使出浑身解数将这个能左右乾坤的棋子揽在怀中，为了能拴住他，她到医院还做了上环术，免去了他戴套之苦。

冯岚与南伯达是坚决不同意这门婚事的，门不当户不对，未来的儿媳妇在竹山区各局长出类拔萃的女儿中都得挑挑拣拣，哪能由一个农村丫头辱没了门庭。但南翔死活坚持，不惜断绝父子母子关系也要娶秦为妻，哭过闹过，就差没上吊了。秦玉朵跟南翔拖了两年，公婆见实在拆散不了才松口。

但进了南家的门，并不代表她就成了南家的女主人。婆婆才是，即使秦玉朵生了佳佳后，她在南家也抖不起威风。婆婆重男轻女，她虽然待佳佳不薄，但对生出佳佳的秦玉朵是没有好脸色的。她逗着佳佳好好的，见秦玉朵在旁，就会用断香火之类的话来刺她，秦玉朵刚开始会回嘴，还把话过给南翔听，说你妈真恶毒，嫌弃我是农村的也就算了，居然嫌弃自己的孙女儿，还城里人，还国家一级演员，就这也配她卧室里挂的德艺双馨四个字？南翔起初还给她陪小意，买各种礼物来哄她。日子久了，夫妻间的情淡了，秦玉朵一度居安不思危，以白天家务繁重为由，到晚上四体不勤房事疏懒，南翔恨得咬牙，加上婆媳矛盾接二连三，搅得南翔头疼，便开始厌烦秦玉朵，人都厌烦了，更何况人说的话。秦玉朵再说他的妈，南翔就觉得刺耳，说，你要是容不下我妈，你就滚！

秦玉朵顿时怔住，这个家到底是谁容不下谁已经不重要了，关键是滚，她能滚哪去？她从未想过这个问题，如当头棒喝，她瞬间明白了自己的处境，在没想好能滚到哪儿去，自己就还得依靠这个家，翅膀没硬之前，尾巴就得牢牢夹住。

她以滚哪去这个严峻的现实问题在南府败下阵来，再不敢生半点跋扈之心，低眉顺眼地将日子归于平淡。她觉得她像是被五行山压住的孙悟空，南翔跟冯岚还有一些琐碎的人情世故组成了山，佳佳则是贴在山上的那道符。这辈子甭说翻身，就是浪她也翻不起来了。但她暗暗里还是攒着劲，她不相信她的生活就透不出一点光来。只要把工作跟她落实了，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，哪儿都可以滚的时候，她的腰杆就会硬气起来。谁天生下来就该看人脸色吃饭的？

下了班，在餐桌上，秦玉朵说了妈骨折的事，也说了接妈来这里照顾的想法。婆婆冯岚没做声，给佳佳喂饭，勺子在碗沿上敲得清响，吃不吃？吃不吃？南翔仔细嚼了三口饭后说话了，他说，伤筋动骨一百天，你妈怎么搞的？

秦玉朵没吭声，冲着他“你妈”这个字眼，她也不愿做答。她知会他们知道就行了。她虽柔软，毕竟还有一两二两的骨头。就算他们再嫌弃她，但冲着才长牙的佳佳，她知道她在这个家还是有一定分量的。

2

紧赶慢赶到老家，看到厢房里木架床上躺着的妈，胸前绑着甲板，手臂缠着绷带吊在脖子上，秦玉朵又心疼又气愤。村里乡邻都来了，挤在房里。秦玉朵淌着泪，不停地数落妈，谁要您上屋去侍候那些瓦了？那漏是漏到您锅里了还是漏您床上了？现在单位忙得一塌糊涂，领导换了，新官上任，人人自危，您说您这乱可真选日子。妈横竖不还一句嘴，脸上的表情满是疼痛。这番话语众人听不下去。马叔咳嗽了一声，说，朵，你不能这么说你妈，你妈这摔一下，不是自愿的，她现在

是病人，你要多体谅她。旁的人立刻附议。秦玉朵兀自心虚，看着妈的这样子，也不忍心再责备了，事情已经这样了，责备也没用。

摔哪了？拍的片子呢？我看看。秦玉朵换了一种语气，温软的平和的语气，是为刚才的坏情绪道歉的语气。

马叔把片子递给她。秦玉朵对着亮光看起来。看不懂。但看一下也是一种表达孝心的方式，对自己对妈对这些乡亲也是一种抚慰。有乡亲问秦玉朵她老公好不好，孩子好不好？怎么老公没跟她一起回来？秦玉朵说老公好，孩子好，老公单位忙，又刚提了职，实在走不开。也有人问秦玉朵怎么不开车回来？如果要把妈接过去，不会是搭车去吧。秦玉朵说，车在做保养，提不出来。又说，妈都这样子了，怎么可能会搭车去呢，从镇上包车走。

马叔说，从镇上包车到你们那里总得要两千块吧？啧啧。

马叔老婆说，这点钱对朵来说算什么？整个村里，就朵最有出息。马婶站在床头说，人吧，老了都是享儿女的福，秦嫂子前世修了的，修了这么个能干女儿，比儿子还靠得住。

妈的脸上终于有喜色了。秦玉朵知道妈喜欢听这样的话。妈是个观音胎，就只怀了她一个女儿，农村一向重男轻女，以前爸妈为这还是受过些气，玉朵小时听到别人贬损丫头的话，耳朵里长出麦芒。她在心里跟自己鼓劲，长大后一定要出人头地。这些年，秦玉朵每次给妈寄钱都用汇款单寄，每月六百。小卖部的老何给妈送一次汇款单，就摇头叹息一次，他是养儿子的人，他儿子现今在大城市的建筑工地上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，每月不说给他寄钱，去外面干活的车费不让他们贴就算好得啦。秦玉朵要的就是这效果，她就要让这些看不起丫头的人为自己生出个带把的感到心里不平衡。他们对妈的羡慕就算是替妈出了当初憋下的气了。只是爸去世得太早了。这是秦玉朵跟妈最遗憾的事。

秦玉朵看看表，时间不早了，开始收拾妈的东西。也没什么可收拾的，几套换洗衣服和妈吃的药而已，缺的到了那边现卖。乡邻们也帮助秦玉朵一齐收拾。妈说，朵，你能不能在家待两天？非要今天走？我这疼痛大呢。这让秦玉朵很为难，在家待两天，她就得跟领导再次请假，

昨天递请假条，新领导的不高兴就摆在了脸上，拿着条子像看假钞似的，手上的笔似乎灌了铅，琢磨了半天才画出同意俩字。现又延长两天假，当然开了口求求，领导会很为难地同意，可领导会觉得你是蹬鼻子上脸，而且做事欠考虑，既然你妈的情况这么严重，你刚开始就应该多申请几天假。你办事如此不周全，以后重要的事情敢交给你做？不做重要的事情，那在单位里不像个闲人？既然是闲人，那单位要我做什么？秦玉朵想了想，还是不能多待的，必须今天走，马上走，明天正常时间得出现在单位里，得端端正正坐在自己的办公椅上。不能在新领导眼里坏了印象。

秦玉朵说，妈，你这疼也不是多待两天就能解决的，您今天忍忍，到了省城，我把医生接家里来跟您重新包扎，您就在那里静静养上三个月，就好了。

妈就不再说什么都了。秦玉朵开始联系车，她有几次是在县城包车回的，存了几个的士的号码。秦玉朵跟司机谈价。电话那头要价是三千，秦玉朵一惊，三千？不是说两千左右吗？又不是年头腊尾的，你宰人呢！电话那头说，三千我都没赚的，现在油价跟野马一样，都脱了缰了，我们也没办法。秦玉朵有些不耐烦，说，行了行了，你赶紧来吧。马叔有些愧色，说，现在包个车到省城都三千了？我还只以为两千呢。啧啧，吓人。秦玉朵嘴上说没事还好，心里也觉得吓人，近些年她明显觉得家乡人也学会了狮子大开口。村里人大多散了，留了几个跟妈来往多的乡邻，都开始聊起物价上涨的话题来，从前的一碗面多少钱，现在一碗面多少钱，从前看个病要多少钱，现在看个病多少钱？最后总结，人只有不活了，才活得起。秦玉朵笑了笑，苦笑，她跟她们有同感，觉得这日子过得真没劲。

车来了，妈被几个邻居搀扶着下了廊檐。秦玉朵锁了门，妈嘱咐把钥匙给马叔，让马叔帮忙照看，鸡有二十只、猫一只、狗一只、辣椒有两垅、茄子有一垅、豇豆搭了架在结荚，妈一一跟马婶做交代。马婶说，这些都不要你操心的，你到朵那里把伤养好，好好享姑娘的几天清福。马婶说享清福，秦玉朵略感些羞愧。车子开动后，妈用那只好手跟

村人作别，秦玉朵鼻子蓦地发酸。自爸去世后，妈受这些乡邻的照顾比自己做女儿的还要多一些。自己大学毕业在城里落了根，一年难得回来两次，每次回来过不到两夜就急匆匆要走，三百六十五天，自己陪妈的时间不知道有没有五天。

村公路的石子铺了近八年，也没见整出条水泥路来，石子高低不平硌脚又硌车，车不稳，妈就难受，眉间皱成一团，眼皮也耷拉下来。妈难受秦玉朵就难受。她能感受到妈的疼痛是地动山摇的。秦玉朵一个劲地叫司机注意点注意点，司机烦了，秦玉朵便跟司机拌起嘴来，车开到县城长途车站附近，秦玉朵叫停。给司机一百块钱。司机说，不是到省城吗？秦玉朵说，照你这开法，开到省城非出人命不可。司机说，这马路上上高速了，车就稳了。秦玉朵摆出副不可商量的口气来，行了，我换车。司机骂了句神经就连四个轮子一起滚了。上高速了，坐什么车都稳，不一定要包车。秦玉朵背着两个行李包搀扶妈朝车站走。妈挪一步，就倒吸一口气，太阳当头照着，妈的衣衫湿透了。路上车来车往，秦玉朵小心翼翼护着妈。妈用胳膊拐了一下她。虽轻，却令秦玉朵心惊肉跳。妈对她放弃包车改乘汽车还是有想法的。但秦玉朵还是到窗口去买了两张票，花了三百。这一下就省了二千七，一个月工资啊，为什么要花在包车上？

秦玉朵捏着车票跟妈说，我们在县城换了车，村里人又不知道。那个包车的钱我到时给您，不比给那不认得的司机强。

妈说，我疼，走一步路就要命。不说不省钱，该花的地方就不能省。

秦玉朵说，现在知道疼了，要命了，你当初搭梯子的时候怎么没想到呢。不这么摔一下，我们大家都好，都太平。

妈没做声了，秦玉朵也觉得自己话重了，便也不再做声。妈哪里知道她的难处，她虽嫁到了一个体面的人家，可经济上面婆家跟自己算得是门清，自己占他们家的便宜有限，花钱大多是花自己的，把两千七甩在路上，她是舍不得。

到省城要五个小时的车程，秦玉朵在食品部给妈买了些面包糕点饮

料之类。上了车，为了减轻妈的痛苦，秦玉朵伸出胳膊枕在妈的背部，车程近一半时，秦玉朵的手臂整个就麻了，但她忍住，没动一下。她想以这种麻木来惩罚自己省钱的行为，她内心还是隐隐觉得自己的做法欠诚意。天已经黑了，妈睡着了，她靠在秦玉朵的胳膊上，眉头舒展了一些，脸上的神情很平和。妈这样放心地依偎在自己的怀里，这让秦玉朵生出一股力量。她一定要让妈靠得住，无论是这支胳膊，还是其他的。

3

大概十点到的家。一下车，秦玉朵就给南翔打了电话，叫他准备吃的东西。秦玉朵把妈安置在沙发上，到餐厅看了看，桌上摆着两碗方便面。秦玉朵顿时就来气了。妈今天来，他是早就知道的，不说先预备着在餐馆弄俩菜上来，起码桌上也应该见点荤腥，冰箱里什么没有？哪怕是煮俩鸡蛋也好啊。就两碗开水泡面欺负他们娘俩。

这时书房的门开了，南翔走了出来，在客厅里喊了声妈，算是打招呼。妈却很激动，问他最近好不好，工作忙不忙。南翔说，好，工作嘛还好。妈问，亲家和佳佳呢。南翔说，妈跟佳佳去深圳姐姐家了，姐姐说香港最近东西在打折，要妈跟她去购物，顺便带佳佳到迪士尼公园拍几组照片。妈说，哦，还是你妈妈有福气，我这辈子别说香港，连省都没出过，没坐过火车也没坐过飞机。南翔说，对了，我妈给您备了份礼物，叫我跟您说，说真是对不住，您摔成这样子过来，本该在家陪您的，现在出门，像是故意躲您似的，叫您别多心，在这安心养着，大好了就回去。南翔说着就打开了沙发旁边的柜子，应该是件衣服，妈好像还很喜欢，连连说让亲家破费了。

他们的对话，秦玉朵在厨房听得一清二楚。虚伪，真是虚伪，那里像是故意躲的，本来就是存心躲出去的。香港一年四季都打折，迟不去早不去，可巧亲家摔骨折了要来了就去了，怕要她照顾了。不过也好，替她把佳佳带走了，省她记挂老的又牵挂小的。秦玉朵在冰箱里翻弄，

找出了半袋冻虾、鱼糕、卤牛肉、在冷藏室里取出鸡蛋、牛肝菌和一把芦笋。她原本是要将手中的锅铲在锅里弄出动静来的，但客厅里的妈成了一种辖制，她只得忍住。不过这比较丰盛的食材也是一种表达，这些她跟妈肯定是吃不完的，但她还是要全部做出来放桌上，收碗时，一股脑倒掉。她在这个家很少糟蹋东西，但今晚她要，她要以这样的浪费来还击他对她们的怠慢。

电子打火灶在滴滴滴了几声后“嘭”一下喷出一圈蓝色的火苗，继而塑料拖鞋擦在实木地板上的簌簌声尾随而至。南翔倚在厨房的门框边说，你还干什么？秦玉朵说，炒菜。南翔说，这些都炒？吃得完吗？明天不能做？秦玉朵说，吃不完倒掉，多大个事？南翔说，你神经病，一回来就拉着脸给谁看？我加了班回来给你们烧开水泡面，回来还热脸贴你的冷屁股。你要倒掉干脆现在就全部扔垃圾桶里，省得搭进油盐和气力。

秦玉朵转动按钮，加大火力，锅里顿时沸腾起来。秦玉朵压住怒火，对南翔说，滚！

南翔一把钳住秦玉朵的胳膊然后朝外拐，秦玉朵手中的锅铲掉在地上，惊心动魄一声响。妈在客厅问，朵，是不是油溅在手上了？简单点弄，压压肚子就行了。

秦玉朵咽了咽口水，尽量把语气修饰得平和点，说，没事妈，很简单，没几个菜。秦玉朵一甩胳膊挣脱了南翔，却忽然觉得委屈，弯腰捡锅铲时，泪水夺眶而出。南翔出去了，不一会儿，书房的门就发出“嘭”的一声响。妈的声音又从客厅里传来，朵，没事吧？妈的敏感令秦玉朵心慌又心烦，说，看你的电视，瞎操什么心。

快十一点钟了，秦玉朵招呼妈吃饭。妈一手扶着肋骨处的疼痛，一手扶着墙，一步步挪到餐厅，看着餐桌上的菜，说，做这么多干什么？妈又不是外人。秦玉朵说，都是现成的，吃吧。妈骨折的那只手是正手，反手用筷不习惯，几次都将饭菜扒到了地板上。秦玉朵的眉间皱了一下，有一些嫌弃，但没表露在脸上。她将筷子噙在嘴里，静静地看妈艰难地夹一片牛肉，牛肉终于被筷子捅穿了，挂在筷子上，但提起来时

还是掉在了盘里。秦玉朵忽然格格笑起来。妈有些恼怒，不再夹菜，光扒饭。秦玉朵忍住笑，给妈夹了一大箸牛肉、一大箸牛肝菌、一大箸芦笋。妈生气了，说，够了。妈跟自己的反手较着劲，反手跟手里的筷子较着劲，脾气也出来了。秦玉朵的视线从妈的筷子上移到了妈的脸上，妈的脸已经干了，早年时的水润和红晕都不复存在，眼皮也耷拉了下来，那双凤一样的眼睛如今成了三角状，头发也稀薄，清晰地露出头皮，在五十瓦的灯光照射下，时不时跳出一缕缕白发有些触目惊心。爸去世后，她也离开了妈，守着孤灯的妈还不到六十，却有了些风烛残年的光景。

秦玉朵感觉自己的心肠被揪了一下。她将妈的饭碗端了过来，将妈手里的筷子接了过来，她开始给妈喂饭。秦玉朵没有多少耐心，手上的力道不温柔。看，汤滴下来了，饭洒了，你漏嘴巴吗？秦玉朵时不时以半开玩笑的口吻数落妈。她把妈当成了佳佳。饭总算是在这种别扭但多少又含有些温情的氛围中吃完了。咽下最后一口饭，妈如释重负地吐了一口气。秦玉朵说，喂您吃，还心里不痛快？妈抹抹嘴，笑笑说，痛快，姑娘给我喂饭，怎么不痛快。秦玉朵也对妈笑了笑。

吃了云南白药后，妈就要歇息。秦玉朵领妈去房里的时候，妈抬头朝房子四处看了看，说，你们又换房了？秦玉朵说，没，重新装了一下。妈说，我看这房的格局都变了，比以前还宽敞些了。妈似乎有些好奇，秦玉朵便带妈参观这房子。

这房子算是公公南伯达的产业，有一百八十平方米，六房三厅俩阳台仨卫生间，两年前公公患癌死后，这房子就落在了婆婆冯岚的名下。公公去世前每晚疼痛的叫喊给这个房子留下了阴影，婆婆曾想过出售，但大房子不好卖，买主砍价像砍白菜，婆婆又不乐意，那就干脆重新装一次。装修花了近七十万，是把所有的墙砸掉后，请名设计师设计了后才开工的，装修了大半年，房子整的富丽堂皇。秦玉朵一一指给妈看，这是客人的卫生间，这是保姆房。当然现在叫杂物间更为合适些，但公公在世时保姆房还是名副其实的，生下佳佳头三个月保姆房也曾开过张。上了几步台阶，秦玉朵说，这是婴儿房，这摇篮是佳佳姑姑送的，